

发条钟

· 中英对照本 ·

Clockwork
or All Wound Up

[英] 普尔曼 著
[美] 里欧尼·戈尔 绘
蔡宜容 译



Philip Pullm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发条钟

Clockwork:
Or All Wound Up

[英] 普尔曼 著
[美] 里欧尼·戈尔 绘
蔡宜容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0364 号

Copyright © 1996 by Philip Pullman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8 by Leonid Gore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ransworld Publishers,
a division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发条钟. (英)普尔曼著;蔡宜容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3
ISBN 978-7-02-006014-6

I. 发... II. ①普... ②蔡... III. 中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0973 号

特约策划: 蔺 瑶
责任编辑: 陈 旻
封面设计: 李 佳

发条钟

Fa Tiao Zhong

[英]普尔曼 著 [美]里欧尼·果尔 译
蔡宜容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6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5

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10,000

ISBN 978-7-02-006014-6

定价:19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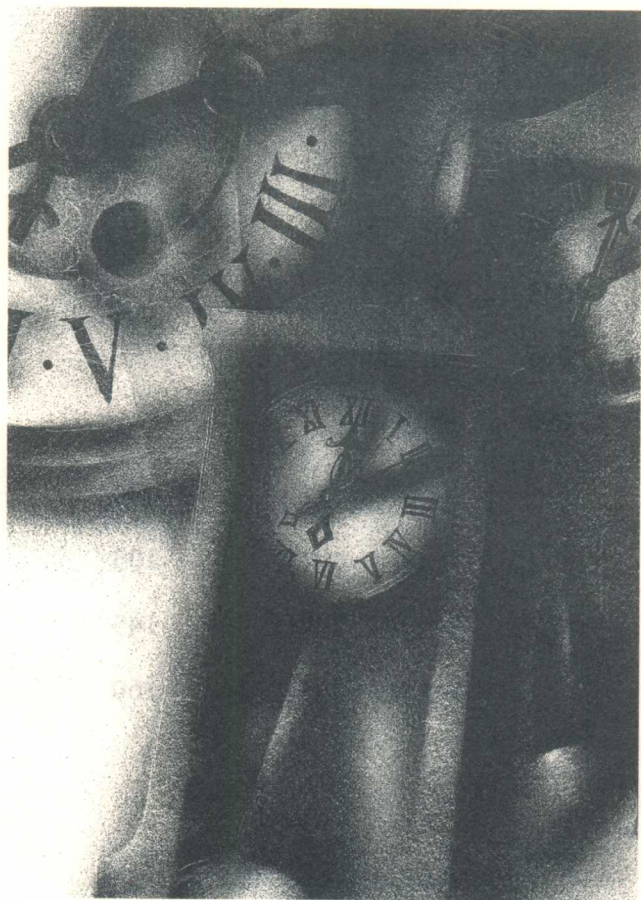
星星依然运行，时间不停地流逝，钟就要响了，恶魔要来抓我了，从此以后浮士德要待在地狱里受折磨。

The stars move still, time runs, the clock will strike,
The devil will come, and Faustus must be damn'd ...

《浮士德博士》，克利斯托弗·马洛 (Christopher Marlowe) 著



发条钟
CLOCKWORK



· 目 录 ·

001	前 言
005	第一部
045	第二部
065	第三部
092	译后记

A PREFACE	099
PART ONE	103
PART TWO	145
PART THREE	169

· 前 言 ·

101

001

0
·
前
·
言
·



许久以前

，约莫就在这则故事开始的时代，光阴的流逝是靠发条装置来计算的，我说的是真正的发条装置，像是弹簧、齿轮、钟摆之类，如果把发条装置拆开，就能看出那些零件设备是怎么运转，又该如何重组。时至今日，光阴的流逝则靠电力和振动的石英晶体来记录；天知道还用了别的什么玩意儿。你甚至能买到太阳能动力的手表，并且能接收无线讯号，一日里自行对时数次，竟能做到分秒不差，在我看来，这若说是巫术魔法也不为过吧。

其实，真正的发条装置也够神秘的了，就拿弹簧来说吧，闹钟里那根主弹簧是由精钢铸造，锋利的边缘足以轻易致人流血，如果把弄时掉以轻心，它可是会像蛇一般弹跳而起发动攻击，伤了你的眼睛。又或者拿摆锤来说吧，如果一只趋动教堂尖塔大钟的铁摆锤往下掉落，无巧不巧砸在你的头上，那肯定是会脑浆迸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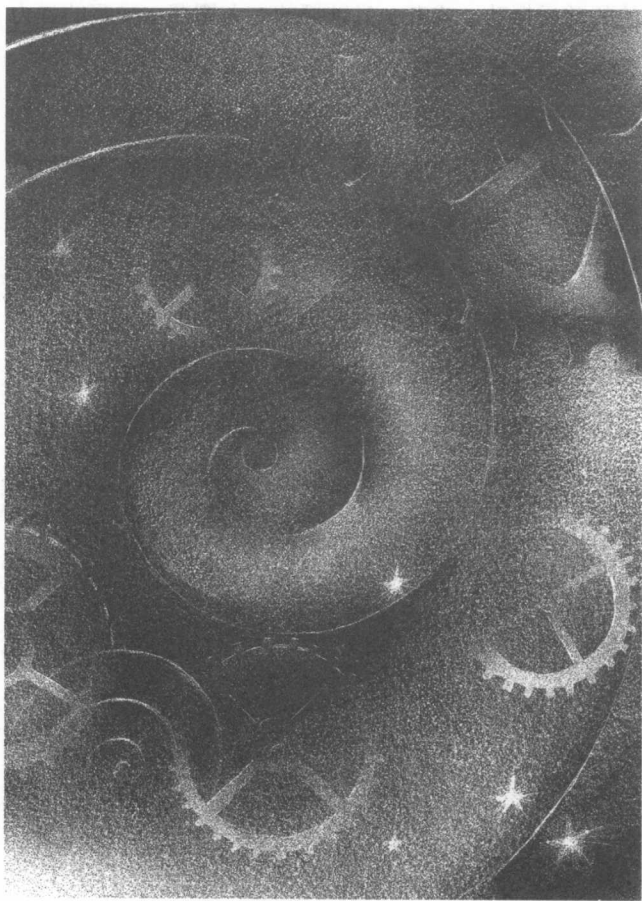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只要靠着几只齿轮、几把栓钉、一个小平衡

轮的前后振动，或者一只钟摆的左右摆动，弹簧的弹力和摆锤的重量就能顺利驱使指针走动，安全无虞。

一旦时钟上了发条，那股勇往直前、轻易不停止的狠劲，着实透着一点恐怖。长短指针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般，绕着刻度盘打转。滴，答，滴，答！它们一寸一寸往前移；一步一步催人老，催人亡。

有些故事也是这样。一旦起了头，再也无法中止；它们一路铺陈，直达命定的结局，不论故事中人多么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，终究还是做不到。以下就是一则这样的故事。发条已经转紧，故事就要开始。





004

· 第一部 ·

101 111 121 131



发条钟
CLOCKWORK



发条钟
CLOCKWORK

006

很久以前

(钟表还靠发条装置运转的时候)，德国一座小镇发生了一桩离奇事件。事实上，应该说是一连串事件，环结相扣，一如时钟的内部结构；尽管每个人都看见其中一个环结，却没有人窥得全貌；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……

那是一个冬日傍晚，镇民在白马酒店小聚。雪，仿佛从山巅直扑而下，风把教堂尖塔上的钟吹得左摇右晃，没一刻止歇。酒馆里炉火正旺，蒸得玻璃窗一片白雾茫茫，老黑猫普西缩在炉边打呼噜；屋里弥漫着香肠和酸菜的浓郁气味，还有烟草和啤酒的味道。店主的女儿小葛芮蒂充当女侍，捧着冒泡的啤酒和热腾腾的餐盘，忙进忙出。

这时，酒店大门被推开，一股雪花哗地顺势蹿入，才触到室内热气，立刻就化成了一摊水。走进屋里的是钟表匠林格梅先生和他的学徒卡尔，只见他二人一边抖落长外套上的雪花，一边蹭掉靴子上的泥泞。

“是林格梅先生！”镇长叫道，“来吧，老友，一



起喝杯啤酒吧！也给那位叫什么来着的小伙子一杯，就是你的学徒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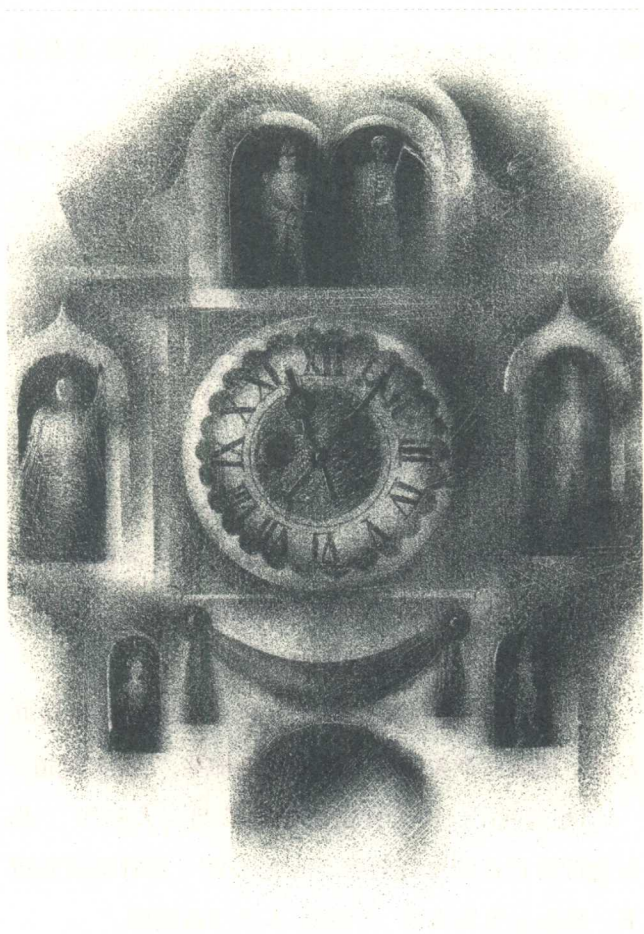
学徒卡尔向他颌首致意，然后便一个人坐到角落去了，神色既消沉又郁闷。

“那小伙子怎么啦？”镇长说道，“看起来活像刚吞下一整片乌云。”

“噢，没什么。”钟表匠一屁股坐到老友身旁，一边说道，“还不就为了明天的事烦心。他的学徒生涯就要告一段落了。”

“哦，那就难怪了！”镇长说道。依照当时惯例，钟表学徒在出师之前，必须为葛洛克罕钟塔造一尊雕像。“也就是说，咱们的教堂尖塔马上就要有新的发条娃娃喽！我等着明天好好瞧瞧。”

“还记得当年要出师前那个晚上，”林格梅先生说道，“我根本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只想着隔天自己做的东西从大钟里转出来的时候，不知会是什么光景，一会儿想，要是齿轮数目没算好怎么办？一会儿又想，要是弹簧拴得太紧怎么办？要是这个，要是那个——



葛洛克罕钟塔的大钟是全德国境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机械装置了，如果打算把每尊雕像都看遍，得花上一整年，因为整个机械配置实在太复杂了，所有活动展示完足足得花上十二个月。钟座里有每一位圣者的雕像，会在各自的受封日转绕出来；还有拿着镰刀与沙漏的死神。雕像总共超过一百座，由林格梅先生负责管理。我向你保证，世界上再没有第二座这样的钟了。

噢，心里七上八下转着千百个念头。真是责任重大啊。”

“也许你说得不错，但我可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年轻学徒郁闷成这样。”有人说道：“反正，他从来就不是个开朗的家伙。”

看在其他酒客眼里，林格梅先生的心情不免有点低落，但他反倒举起酒杯向大伙致意，同时也转移了话题。

“听说佛瑞兹这位年轻的小说家，今晚有新的故事告诉大家？”他说道。

“应该是吧。”镇长说道，“希望这次可别像上回那么吓人。你知道吗，我那夜里惊醒过来三次，寒毛直竖，你想想，吓得可有多狠。”

“真不知道是在这儿跟着大伙一道听故事比较吓人呢，还是一个人闷着头读来得恐怖些。”有人说道。

“相信我，一个人肯定更糟糕。”另一人回答，“你会觉得阴森森的鬼气顺着背脊往上爬，有时明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，仍旧忍不住吓得跳脚。”